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十

桐城方孔炤潛夫文獻

遼東略

山海關在內

洪武元年我

高皇帝之伐中原也。式於廟堂。首逐元都。驅及上都。北

平大定。而王保保恃其黠爲頑。大將軍達等直取太

原。不逾秋。北邊全底於績。其於遼東西。猶所緩。洪武

三年春。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

數。奔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求降。上嘉其誠。遣

斷事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四年劉益既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供保保馬彥輦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房嵩擒彥輦殺之保保走故元將訥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畱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之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爲遼東指揮既而訥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本衛乞益兵及遣黃儔以書諭訥哈出被拘不還於是大爲保疆計乃置

都衛以馬雲葉興旺爲都指揮。摠轄遼東。時遼反側尚多。雲等繇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叅政葉廷秀。敗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設守。備一方遂安。五年。戍遼東。命靖海侯禎吳摠舟師。繇登萊轉運之。九年十二月。納哈出來寇。雲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指揮吳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遂獲之。虜勢

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乃繇城南十里外。從幹河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梓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河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待之。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卽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旗旌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

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十二年。勅遼東守將潘敬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舍桑梓歸異鄉。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不過三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今國中方寧息。兵養民。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滅。則師有名。春秋有云。

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懷訣別。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十六年。高麗遣使張伯崖。請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按朝鮮秦遼。

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嶽。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

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塋。飲食用俎豆。官吏
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秬醢酒。法
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
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硃紙狼尾筆果下馬
長尾雞貂貉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杭黍榛栗人參扶
苓之屬。國朝二年卽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
違約不恭。故諭責之。十七年。上謂部臣曰。近命遼
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循天也。
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二十年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殘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邊。於是以正月

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勝。左右副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蓋。左右叅將趙庸。王弼。胡海。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巢穴。營於新秦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旣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右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山猶豫。

未決。大將軍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與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卽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山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侄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

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流
兵三千爲殿。其驚竄之衆。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
俱行。甚憾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
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二十四年
春。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
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
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名。雖守關實廢。屯田養
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議察逋
逃。餘悉令屯。二十六年。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

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二曰天下
學校教育人才。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
卽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
以政。必無益於治。三曰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地有餘。
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
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
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
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
上擇其可者行之。八年三月。停造遼王宮室。勅。

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昔漢唐時。遼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美兵。自古無狀。今遼乏糧。軍士饑困。倘

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今立營屋以居。永樂元年十二月。勅青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鄣。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漢出寨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地肥腴。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闕。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決

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
爲帥如此。國亦何賴。十三年十月。塞關外宴磨峪大
峪長小峪小姑將峪大姑將峪勝先峪大水峪小水
峪石澗跳梢峪水峪白暴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陽
北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十一人守之。宣德
元年九月。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
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
將士修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修築。而
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人。

皆當治罪。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堡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械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隳弛。六年十一月，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正統五年五月，瀋陽中屯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窘者，乞於農時暫放。

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矣。六年八月。總兵官曹義言比奉勅旨。以凡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授之。臣卽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諭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黽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竊觀其部落意嚮頗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終難安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恂納哈塔失叔。

任爭印。太宗皇帝令恤納掌忽魯哈衛塔失掌弗提衛其人臣各隨所屬。庶消爭釁。以靖邊陲。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王勦往督之。令便宜行事。勦至。守將以下庭叅。勦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

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
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
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見女
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擄去者。有
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
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
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及境外。於野人
女直。則諭以理。使無拘禁。於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

歸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都御史王翺總兵官曹義。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盜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帝曰。且免其死。翺義俱罰俸半年。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嘉峯縣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縣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縣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縣西北。

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
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
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
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景泰二年十一月建州
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
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之困敝都御史王翱等遣指
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男女而身
自入朝貢馬謝禮部主事請畱董山等以正典刑天
順二年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煜奏臣所轄

自葦子谷寨。至刀山關。爲關寨者九。馬墩臺者三十。一而松棚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去關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有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剗設關寨者三。使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二事。下兵部從之。三年十一月。都御史李秉奏同監督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其左哨之捷。出撫順。歷打必納等寨俱空。九月廿九日。遇賊於薄刀山。襲於五嶺。柯忠等抵其巢。斬首五十六。生禽二十七。

監丞韋朗等襲於陽家寺斬首一百二十五王瑛王
銓山渾河斬首六十四共收所擄男婦八百餘人燔
其廬舍其右哨之捷歷宋產八李等寨斬首九十七
追於摩天嶺斬首三十七裴顯等攻修火等寨斬首
一百三十八襲於張亦升松林斬首一百二十有一
共收所擄男婦四百餘人兵書白圭以聞上曰寇
既殄滅輔等處置得宜然後班師十二月李秉等先
奏於益州復州廣寧右屯三衛各摘戍守鳳凰山關
隘既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奉集

通遠各立城堡。摘遼陽招集土兵守之。七年十一月。遼東虜寇哈都赤與父打必納及舅失忒苦犯開原。我軍追之不及。獲鄰寨小郎親屬瓦洪等三人。歸以爲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忒苦。又生致哈都赤來贖。守臣還其親屬。械哈都赤至京。命下都察院鞫之。小郎等俱賞布帛。十一年七月。朶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總兵官歐信等奏三衛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北虜滿都魯所驅。雖彼巢穴。潛避近邊。欲求市場以濟其急。宜令信等

論還故地。上曰馬市久罷勿許。果彼爲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卽還故地。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旣廩食在官而募者亦授職。然不轄以衛不籍其姓名。他日勾補之無從也。乞令管糧叅政稽二處募貫量遣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所留餘丁分邊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之地編於遼廣諸

術所乏。庶軍有定伍。人無私役。奏可。馬文升奏。東山新添東州馬跟單。清河廳場。靈陽五堡。距遼陽三四百里。令海蓋餘丁轉運。惟艱。近堡曠地。每運撥五十畝。牛價一金。耕守相兼。邊用自給。兵分三路。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中有遼河。虜兵據此。我不能渡。請復浮橋。以聯聲勢。從之。兵部尚書項忠等議。文升欲於永平府孳牧馬。內選取牝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爲調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

奏選而給之。宜因其言推而行之。并令陝西山西苑馬寺各措置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卽給寺監軍餘領。如例二年美駒一匹。文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賠補。欲令守臣預籍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所賠。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齎價於產馬之處收買。歲爲常例。文升又以遼東副叅以下多役餘丁。欲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辦納之苦。其言誠爲良便。戶部議。文升所奏足衣食者折鈔不

足。關之大半輟爛。歲例布花之給。海運不繼。妻子號
寒。登州海船數少。給取每不以時。欲於旅順口修金
復蓋三衛庫三十間。設官吏到卽散之。所奏均屯田
者。謂各衛膏腴爲官所占。乃將累年放免克軍名下
未蠲之租。派分貧丁。而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之。無
所控訴。詔申飭行。巡撫陳鉞奏。洪武永樂中。軍士
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景泰以後。乃以餘丁
補數抵納。遂爲例。今遼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
遺糧負累抵納。寔爲無名。臣近於各處措置。以抵此

數請悉爲除豁之。戶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僅一十八萬。是加二萬有餘。此必用以丁授稅。以田增其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况措置之糧。亦非久計。請移巡按并本部餉郎督同布按糧官會都司丈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成熟田畝。仍稽每衛屯軍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頂補納糧無田餘丁。幼老若干。衛所官員豪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種一分。輸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

奏分發。制可。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襲陽。巡撫陳鉞議。建州夷虜始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朝廷令居遼陽迤東。蘇子河。成化初。倖恩累寇。天威震怒。誅元惡董山等。進師搗其巢穴。當時總兵爲謀不遠。少有克捷。遽爾班師。物論至今惜之。莫若舍經而從權。詭道以制勝。召募土兵。選立驍勇。併力討之。遼人屢經殘掠。含怒切齒。出令募之。必遠近響應。然後聲罪致討。足雪邊恥。詔是之。時太監直權傾中外。旣興大獄。欲立邊。

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汪直曰。建州三衛係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侍郎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陳鉞不務招安。惟欲貪功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冀之死。失遠人心。宜請於上。徃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上命太監懷恩至閣議。學士萬安等力阻之。曰。直在京城尚

動搖人心如此。若令至邊。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從此聞風。皆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思曰。然具以其語復命。上乃勅文升。并通事都指揮唐昇。往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朵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朵顏屢請開市。朝廷不許。今朵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於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

便若復許開。則有以收朶顏之心。散海西之黨。而中國并受其利。事下。廷臣會議報可。五月。錦衣衛指揮吳儼奏。遼東軍士冬衣布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一石。折布一匹。歲繇海道。以達遼東。多爲風波沒漂。民被其害。而軍不沾實惠。乞勅該部議將十四年以後。每糧一石。收銀四錢。於陸路解送。以給需軍。民俱便。事下戶部議。以爲遼東地無花布。若令折銀。恐後難繼。勅兵部侍郎馬文升招撫夷寇。先是文升奏臣偕詹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徠建州。

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邛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秃偕賊首趙得路等廿七人。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衆從清河入境。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搗其巢穴。暨殺無辜。致彼仇恨。變詐難信。爲撫爲討。伏候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仇生於恩。何所

示信况六月興師。兵法所忌。時陳鉞方欲搗巢貪功。而文升奏勅招安。故鉞違拘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捷聞。章下兵部知之。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嗾直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朶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已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七

月劄肥何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七人。乞陞職。益實衛指揮同知鎖羅哥禿。乞更勅書。葛稱哥衛指揮僉事等官。申克捏等三人。乞兼給勅書印記。諸夷皆侍郎馬文升等奉勅招徠者。弗思等衛指揮等官。都魯禿等十三人。乞加陞。兀者衛故都指揮同知等官。刺塔子。引塔溫等二人。乞襲職。屯阿衛故指揮使。革勤。革子。馬牛。乞陞。并請給勅書印記。亦麻刺衛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并改衛諸夷皆以招撫至者。巡撫陳。復請撫建州巢本兵徐子俊止之。馬文升

申誠守關之詬辱科索者失貢夷心請治叅同周俊
罪劉八當哈者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奔建州導入
寇乃冒酋名入貢爲親知所識撫臣請梟示之乃
勅卜阿曰爾等所遣使中乃有中國叛人冒名希賞
已依法處之矣自後乃須審實十月命太監汪直監
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卬克總兵官討建
州夷從陳鉞之請也鉞媚直也本兵余子俊議諸夷
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等以其示弱損威乃
誘夷郎禿等四十人貢欲寘之死詔錮之朱永等

襲敗建州夷。奏捷謂賊巢在萬山中。高峻險狹。臣等
分爲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
四面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
十五級。俘獲四百六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
馬千餘。盛甲軍器無算。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
生陳澍俱爲錦衣衛百戶。珍太監李榮姪澍陳鉞子
也。御史強珍奏。建州班師之後。虜卽入靉陽清河四
散。殺掠男婦五百餘民。頭畜無算。實繇前巡撫陳鉞
啓覈邀功。以致虜報救怨。其指揮王英白祥都指揮

吳瓚右叅將崔勝等。俱不能禦。而太監韋朗都督緱
議等。又各畏罪貪功。隱匿前事。法皆逮。兵書余子俊
等。覆奏引。皇明祖訓。叅鉞累犯死罪。不宜再縱。
上命吳瓚崔勝戴罪殺賊。韋朗停歲賜食米牛羊。緱
謙陳鉞各停俸一命。禁邊將誘殺夷人。以爲戰功者。
從強珍之劾。王全也。九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永。
威寧伯兼左都御史鉞。王往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
直怙寵弄兵。蓋永越輩以利誘之。因以爲已利。既濫
爵賞。猶不屬厭。一遇小警。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烽

遂亦欲希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至臘月大同之警。又復行矣。餉司金廸奏遼歲額中豁屯五萬矣。哨守墩卒新塘米七萬矣。乞別爲措置。戶部議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秋豐穀賤。則送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長股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

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所司愈難爲矣。十七年築鳳凰山等城。爲朝鮮貢使開之。避建州野略也。山之東至穀陽。築墩臺二十二。山之西爲城。城西六十里曰斜烈站。站之西六十里曰新通遠堡。堡之南名寧夷。各增戍守。巡撫王宗彝所創也。十月陳鉞旣因緣晉寧本兵悔馬市之開。彙也。復申嚴其禁例。以自文焉。謫執十九年五月。虜酋亦思馬因爲迤北小王子敗走。

所遣勿穉、朵顏三衛攜往海西。易軍器。道經遼東。巡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其詐。以爲市之設。正欲革海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不慎爲杜絕。他日必將糾合爲邊患。乃遣譯諭之。凡攜勿穉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獻。上命分賜司禮監官。餉司毛泰。謹按洪武初。遼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屯種。二分戍邏。每軍限田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爲田官。都指揮爲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

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爲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曰寢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近彼邊方多事。屯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遴選弓馬生疎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

以昭所選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蠲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爲今日欲足邊用。莫若練選冗兵。使歸屯田。二十年通事楊銘奏。朵顏遣察反等告急。竊意朵顏與小王子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以夷攻夷之法也。宜遣使撫諭之。兵書余子俊以爲

以夷攻夷。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侵軼之患。宜宴察反。而罷遣使。廿三年二月。巡撫劉潺等奏。卜蘭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報小王子已死。欲從喜降口入貢。因與泰寧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卜蘭罕與瓦剌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容其爲市。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朝貢。宜仍從大同入。諭泰寧等衛。自後毋得與之俱來。弘治六年。巡按李善奏。臣見遼東邊牆。正統二

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牆阻遼河爲固。瀕河之地。延壘八百餘里。土脉巖鹵。秋修春頽。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萬頃。棄而不佃。况道路低窪。每遇水雨。泥濘不通。倘開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脉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牆。

起廣寧碁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
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
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
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
暫勞永逸。而九重無東顧之憂。十二年兵部奏。海西
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厚恩。雖時
有寇掠。原無聚衆反叛之謀。祇因邊臣。徃徃誘殺熟
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
致啓大釁。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敗。且三衛之賊。

易弭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怨積而導北虜。其患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敵應與否。分別功罪以聞。自今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煙瘴守備官。知情者處之。初遼東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議者以爲遼久不振。疑其誘殺。主是朶顏三衛來貢。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魯大夫差通事誘泰寧。

禍餘兩衛頭目脫大乃等男婦三百餘人。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羶帳車輛。死者之親。遂屢來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朶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給事戴饒叅駁其事。命都御史顧佐往按覈。以聞。久不決。而指揮崔鑑等流言於長安。謂佐偏刑激變。佐請別遣。上不允。會總兵李杲虛言虜至。請增兵。臺省交劾。十三年。顧佐乃勘報曰。太監任良總兵李杲巡撫張玉誘殺之罪。得旨代回。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尚。

古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不許。尚古怒去。絕貢。時入寇。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者。胡怨之。尚古後悔過。邛邊歸欵。守臣貪功。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百騎入至開原。守臣驗五十人赴京。奉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怒。邊將謂尚古阻其好音。反客先納。遂入寇遼陽。旣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來。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尚古。武授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爲尚古初使人。

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曉諭令回不應擅招以挑胡忿。今尚古旣貢又不可誅。若如所請恐結海西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爲謀一至此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尚古爲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兵部稱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

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御史余本實等奏遼陽失機。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都御史陳瑤招撫尚古以致諸胡怨寇。陛下寬仁姑俟按報未卽與振等於法。各官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既往之辜許以自新之路。反聞諸胡藉口則又詭稱安置南荒明正典刑以爲諸胡戒。一尚古也。先以爲功賞後以爲罪誅招撫失策明自知之邊釁已開又不嚴禦致賊虜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等堡直抵高梁子沈家屯二十餘處。

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爲
百年來。未嘗遭此慘酷。其罪益不可掩也。十六年吏
科鄒文盛疏曰。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
而任三衛之劫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
羊。而畜豺狼爲衛也。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
我之政。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怠援
不接也。關市失平也。邊牆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
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
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

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刀背山。各近邊牆百里餘。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大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有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新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生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

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秦立馬市交易。
當時虜囚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
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
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覘虛
實者。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
軍情。雖有監布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鍋
鐺。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
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鏡等物。貨賣東酋。諸酋以
所掠男婦係繫。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贖取。

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兵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國初設二十五衛。垛克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山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十一月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清伍核屯爲要。八月。指揮張斌出掩殺三衛於夾喇灣。以三十八級居捷。御史王獻臣疑之。

暴其罪得。旨如所擬。正德三年巡按劉燾奏遼東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例歲煎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斤。軍自運送去衛甚艱。毋若召商中買爲便。勅獎之。四年泰寧三衛滿蠻率所部二萬餘。稱避北虜者。欲附牆築圈以潛。詔令暫收事。寧則逮之。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爲恍惚達子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守備寧遠都指揮馬標與百戶錢謀邀殺之。而取分其所有。說稱犯邊希賞。旣而三衛醜類夷人叩邊鎮巡官審詰。具得其情。以聞。都察院

議標等貪利妄殺當斬。獄上得旨如擬。兵部議開平原與泰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境。各有界限。邊牆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守備禦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旣去。乃徐出境。俘斬牧夷。掩罪冒功。故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飭邊夷。凡遇賊侵犯。若在邊牆之內。卽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牆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啓釁論罪。鎮巡官復奏。酋虜貪殘。無厭。今我拘於禁例。畫地自限。使虜志益驕。士氣大沮。非計也。

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抵其巢凡有斬獲無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畏兵部覆議夷近邊百里內爲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牧放者仍遵禁例十一年海西福餘衛虜那孩率衆三千人款塞欲繇開原乞貢十三年建州都督脫原保等款塞自陳賊首玖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寨巡撫張貫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遂各貢方物上嘉貫等而獎之嘉靖初七月初開原與虜爲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苦之會虜首

速長加等入市鹵掠。衆將孫棠率兵掩殺二百餘人。
都御史張禴上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葛禴劾棠貪情
不法狀。上點棠而遣李承勛往經略之。元年女直
通事王臣條貢事情弊曰。一夷人勅書多不係本名。
或伊祖父。或借賣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
邊官審本勅。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陞
襲。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懷怨回家。致生邊釁。宜
再行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積聚。數多遲悞。及至領
賞。又多濫要。故不懷惠。一速黑忒牙。今哈刺哈等俱

自稱招撫邊夷功。宜查實陞賞。十年三月。又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等物。詔賜獅子彩幣一襲。全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速黑忒殺之。速黑居松花江。離開原四百餘里。爲迤北江上諸夷必繇之路。人馬強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獨至。頃又有功。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賚之意。且徧諭在館諸夷。卽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賚云。十四年三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

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
來遠矣。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
徵銀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繇是衆益怨之。是月
經巡視遼陽檄將吏竝城築圍牆及臺。將吏督倂急。
諸軍遂大噪。擁衆入撫院。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
揮劉尚德者在傍叱衆呼左右。榜笞告者。衆益悍。閤
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棄。勅諭
垣走匿。衆遂擊毀院門。火其役徭籍。鳴鐘鼓。糾衆開
諸城門。出故逆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按得經裂其冠。

裴執都司公署。四月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守如故。亂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誼譁者。遂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賊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叛逆。

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其五月。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月草價爲飾。裝具悍卒千。蠻兒等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繫獄。蠻兒知其怨經。乃先劫孝兒出。率衆持挺。培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爾汰我餘丁耶。爾奪我牧田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獄。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燹之。延燒公署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隨復繫之獄。遂脅

管糧郎中李欽昊。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紿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命韓邦奇往填撫之。既而命任洛代邦奇爲巡撫。命侍郎林庭楫行撫事。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勝黃。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併官校寘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福。曾銑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亂卒于蠻兒趙剿兒謀。俟林庭楫至。脅賞如大同例。總兵劉淮聞之。因雨散各隊去。曾銑密授胡承恩。悉擒叛二十有八人。各梟之。十八年廣寧達軍。

伏脩等作亂。都督馬永率家丁捕斬四十人。事遂定。
上深嘉之。開原虜因貢大掠。叅將孫繼祖斬二十
三級。趙國忠復戰虜。斬百有二十。十一年建州賊從
鳳凰城入寇。殺守備李漢修。恩等所過鹵掠無筭。部
議夷非三衛等往。成化中董山爲梗。命將討平。至今
有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構釁必有所自。况號稱首惡。
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遽加之兵。未免玉石俱焚。命
給事林廷璽往勘之。報曰。建夷故多忠順。邇近夷先
入關。那嗑等遠稍遲。關將每以額滿阻之。所得賚予。

歸途後爲近夷所掠。是以怏怏甘心叛逆耳。上乃
罷其征討。總兵劉大章巡撫孫檜。宥不治。初建虜李
撒赤哈寇邊。率八百餘騎從鴉鵲關石嘴進入。掩伏
誘敵。康雲易之。出堡與戰。伏起。雲遂死。千都指揮趙
奇修勲王鎮皆死之。給事葉鏜劾孫檜不能預防。總
兵李景良并堡而逃。罔上不忠。宜併罪之。乃詔
檜回籍。二十五年。遼東總兵張鳳巡撫于敖。令指揮
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尅減鹽物。夷不服。守節白於鳳。
鳳令箠之。夷遂攻鎮。焚殺人民。李鉞等不能禦。縱其

殺掠而已。上奪教鳳俸。三十一年虜酋把都兒辛
愛原謀寇錦義謀知有備。廼乘虛突犯前屯。百戶常
祿指揮姚大謨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沒。人心震恐。指
揮王相曰。吾家世爲將。獨此一心報君恩耳。且虜驕
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人畜欲歸。王相疾趨
出其前。邀之戰於蠟殺山。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
日。以必死爲期。諸將若世勛等觀望不敢近。獨千戶
葉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其與同死可謂烈矣。是
時虜歲入犯。各邊無敢鬪者。朝廷初聞相事。深所

嘆異故卹典亟下。凡重傷裨校。若高崔忠等。亦皆
升級。其死事。則下按臣覈其官職以報。加優賚。廷瑞
初以死聞。故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死者。視常典加
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邂逅。爲虜所殺。乃亦贈指
揮使。而廷瑞以後。避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
典。爲賞死。舛矣。三十四年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賓
穩克等。以俘斬虜獻功。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
刺哈赤及魁猛。磕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
魁猛。傑乃率所部攻捫哈寨。夷酋孫賓等與戰。斬虜

首十級。生擒二人。穩克等復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牆以禦之。三十五年十一月北虜打來。孫速把亥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廣。總兵官殷尚質率遊擊閻懋官等禦之。不敵。尚質等死之。亡其卒千餘人。總督王忬以聞。且劾論巡撫蘇志臯輕率寡謀之罪。三十七年六月總督王忬奏遼今歲大祲。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莫若因其勢而導。

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又言宣大遼。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上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抵昌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起運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十月。東虜大舉寇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守。

備中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
衆瀋陽邊外。聞我兵旣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
變。卽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三十八年。巡撫侯汝
諒。以遼大饑。移粟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
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
沱桑沱。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
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
兩。造船二百艘。扣商販運。內覆如議。十二月。虜犯廣
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箇等導之。果力箇者。其四世

祖恩李羅。因人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臣。朝廷欲收以爲用。乃從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中動靜。頗得其力。後聚落日繁。果力箇等衆遂百餘人。往往挾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遂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時遼東廣寧。歲有虜患。每至果力箇等。各爲先鋒。都御史侯汝諒患之。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箇等入市。伏甲饗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餘人。四十年山東巡撫朱衡奏登萊青地瀕大海。東近邊左通浙直。國家設軍。

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饑。暫議弛登禁。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許通行。今富民猾商。逐海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楊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結搆。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毒。非敗事之鏡也。宜申明禁止。爲便報可。四十一年虜酋土蠻等大寇遼。攻東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按吉澄以聞。本兵楊博言。吳瑛老將。驍健。可以責成。當分三千守前屯。而免其入衛之額。遣大臣侍郎葛緡往。緡舉郎中張志孝副將劉大章自隨。可之。遼東邊外屬夷王杲等導虜分衆。

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撫順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帥遊擊徐維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鎗重鎧甲而遁。於是備禦劉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奪馬五十匹。所獲夷器無算。侍郎葛緝總督楊選巡撫吉澄總兵吳瑛以捷聞。部覆遼東饑疲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虜復攻鳳凰城。黑春墮其伏中。力戰二日而死。四十二年。副總楊照敗虜於清河長安堡。斬馘七十五級。楊照夜掩虜於廣寧。

塞外失道。爲虜所覺。中流矢。歿。祿將線補袞。卽得功。等力戰。斬首二百二十五級。以照屍還。四十四年。降酋黃勇略廣寧城。巡按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總委官六。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結草耕。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卽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

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十石。或粟或豆。隨地所宜。卽於上年收穫內支。四議車兩登場日。裝車一百八十輛。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者宜於廣寧馬市稅銀內支。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委官五。約工百日。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內支。六議草稽。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稽。畱以飼牛。葛稽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城倉廩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

奉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營田子粒。入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四十五年。虜速把亥入西平。苟麒張祿遇伏。亡於陣。虜自西平出。卽得功扼之。於張能峪。斬首七十五。御史李輔請裁減邊城遊兵。而以新設寧前遊兵二枝。分番入衛。已有旨報允。至是遼撫魏學曾等言。前寧距山海關。僅百餘里。近因虜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原設人衛兵馬。預選驍健者三千人。藉名於冊。至期令該班

遊擊領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遼饑。兵自入衛歸。輒逃匿。薊月糧折價數豐。起其羨心。將領多納此輩。役爲家丁者千百。夫遼薊附若唇齒。遼旣虛。薊豈能獨利耶。隆慶元年。御史李叔和疏。總兵全鎮保障。當審緩急。今乃坐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瀋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鎮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不爲之所。是秦人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

所選河東精銳括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報曰可。黃勇本降胡後復亡歸虜酋速把亥。盡以虛實告虜。導虜入寇者十四。殺備禦二官。軍五百有奇。尅堡站城十餘。遼人患之。是年四月中與朶顏夷卜萬開馬市。速把亥部落有詐稱朶顏人混入者。總兵王治道遊擊郭承恩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使人謂把亥曰。爾歸我黃勇。我歸爾俘。速把亥遂縛勇來獻。遼人因相謂曰。與虜

共亡者。尚有大敗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吾良
爲虜俘者尚多。及此要之。乃畱十七人不遣。虜怒數
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
千人於邊外。中軍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爲虜
所敗。治道救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殺把總佟
國勲等四人。虜乘勝攻鎮靜堡。克台而去。給事中鄭
大經言遼東藝市之事。纍起於激虜。因劾奏治道輕
追納侮。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嚴備禦。畢朝用閒住
叅將杜鏜承調叅將萬國遊擊馬文龍。畏怯觀望。請

治其罪。然是時里孛羅猶思鎗。躬馳堡中叩頭乞市也。九月總兵李世忠引兵東援。遇虜於撫寧。斬首五十三年。四月虜酋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離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勛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叅將謝相廷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擺失等一百六十四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遯去。四年入家寨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諸將軍趙完馳遼陽。郭承恩馳虎皮安。啓馳奉集。裴承祖馳

鮑屯柯萬馳平虜。撫臣張學顏大帥李成梁皆壁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寧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速酋之長佟鎖羅可赤聚兵散羊谷。我帥擊斬于蓮花碣。四十四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追殲于柳河。斬佟鎖等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望酒墩入。大帥李成梁副帥趙完郭承恩等率師禦之於卓山等。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器無算。六年三月東虜速把亥歹情等憤遼陽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戰。

却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簾等又大敗之。斬佟鎖等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謂該鎮累奏奇功。且俘斬數多。例當宣捷。上命勿宣。第犒報捷如例。卜言兀等直搗白塔谷堡。遊擊李惟一力疾戰之而遇。萬曆元年。卜言台周土蠻之子會炒花。椿勞亥大入瀋陽。大帥李成梁率偏將宋成恩等力戰于南靜九營。斬勺茶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薳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之。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

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髮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二年。速把亥既已連騎。往仰加奴新寨。請婚王台。而又大會諸酋。自紅螺山走遼城。總兵李成梁出塞。會風砂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論曰。前報虜數十萬犯遼。已到近邊。朕心夕惕。經旬杳然。有無失事。其以實聞。遼東告捷。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杲至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

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致境上。詔磔杲于藁街。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悉增秩三年。青把都會兵二十萬于大寧。張學顏乃告急。請薊兵入衛。及器藥之數。督軍門楊兆以狀聞。頃之知其馳土蠻實而犯山海虛也。王台是時所部東盡灰扒兀刺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美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爲台所殺。僂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卒憂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煖。

大次綱實。次猛骨孛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罕常與白克亦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大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爲建州諸夷所奪。四年李成梁出比羅免去遼百里斬虜五十二級。五月虜衆二十萬自錦義至凌河會迅雷烈風止壁旦日分騎大掠鹽場左右中屯。御史張允升勅奏叅將馬文龍下兵部方逢時覆奏曰。當以保全衝戰爲功。損傷可勿論。上以連年禦虜各賜之金。土蠻蓋怨邊人。乃率黑石炭等三十萬窺十方寺。上

丁字泊。先遣騎隔河而語。曰。屬夷也。土酋虐。欲渡河而生。守使翟誘裳曰。詒也。總戎李成梁。帥佟遷康元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寵。軍新打營。裴承祖。高虛。登軍小船城。而又檄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奈等四百七十六級。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以大捷聞。告太廟。如禮。賜成梁以下。金蟒紵。廕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擁老撒。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于是秦得倚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等出瀋陽。徐國輔出奉。

集。陶承譽出析木。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連管遼河。長四十里。李成梁帥精兵。李如栢。李平湖。李得金。出鎮安堡。而以蘇國賦。楊燮爲左軍。劉承武。王惟屏。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捷奏。詔陽李成梁封爵。六年。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與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朶顏。大一千酋。長昂酋。長兔酋。董狐狸酋。小一千酋。土魯赤酋。忽兔罕酋。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卜兒愛酋。卜言兔酋。速把亥酋。哈屯酋。反青酋。遼陽長。

安外邊中遼河。有秦寧莽金酋。卜勞九酋。把兒慶酋。卜言酋。哈當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餘莽巾酋。炒木酋。卜哈酋。卜言酋。東勝外邊蛤蜊河。有搭兒指酋。忒木兒酋。土魯酋。孛兒戶酋。歲爲塞上患。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河凍冰堅。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臾間也。要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旣除。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

月而近廣寧。三岔河下冰已解矣。請以遼陽之兵備西面。薊州春防之兵備東面。獨慮土蠻要市。賞亡已。臣竊跡遼陽市事。酋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亡賴。專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朵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兔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土產。赴關吏驗入。而開原故未有禁。可蚤圖之。且遼左米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

願得本色。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乏事。下戎部問狀。十月泰寧衛酋速把孩。窺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慎。大會土酋分犯寧前。成梁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敘錄有加七年。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于是一時敘功者俱准辭。八年。建州夷兀堂犯靉陽寬奠。又犯永奠。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
斬首六十七級。土酋志報薊門之役。合速酋營紅土
城。佯入海州。而一犯錦。一犯義。時備兵使李松張崇
功洪濟遠周于德等十道並發。大師李成梁捕伏大
清堡出寨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一級。主爵者比劉
江之封廣寧伯。以倭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
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五百級。成梁先時
破逆梟至千二百餘級。比虜級更宜倍之。詔曰李
成梁累獲奇勳。其以原銜指揮併功世襲伯爵。給誥

全邊略記

券爲寧遠伯。秋虜入盜東寧河。兵備李松禦之。土酋失利。頃之復入慶雲堡。吳尚忠等禦之。虜走鐵嶺。冬犯義州大凌河。哈不慎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焚殺亡筭。都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救之。九年土蠻復犯錦義。以喇金哥爲鄉導。兵使者李松亟請于總督梁夢龍。分道而馳于大青松山之間。虜計不售。給事王致祥上書曰。恰酋受縻于宜大。而逆顏于薊遼。請革其撫賞以創之。勿受若嫚。自辛巳迄癸未。督院鄭洛禁之甚嚴。十年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

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
趙案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等各伏兵
邀擊虜。倚遼河爲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
十級。虜乃去。王台旣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
忠又戮祝孔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卵翼
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
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
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
兒罕爭鬪。逞奴助之。而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益。

虎兒罕亦死。逞仰二奴數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于曹子谷得一千三十九級。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斬之。抄花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詔進張居正太師。逞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迺與土蠻約。詳擊猛骨孛羅。因以略遼瀋開原。久之。竟借寶可大白虎赤萬餘騎。猛骨與互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吉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

土蠻率火耳起十萬。欲略廣寧。李成梁聞之。卽伏中固。去開原可四十里。使霍九臯諭撫之。二奴提恍忽大二千騎。詣鎮北關。關吏譙讓之。以三百人詣圈門。巡撫李松四隅設伏。二奴至圈門。言語不馴。白虎赤拔劍斬九臯。九臯反手擊一虜墜馬。軍中砲鳴。伏將宿振武李寧等合擊之。斬仰加奴。逞加奴等凡三百十有一級。復追之于新寨。斬捕一千二百五十一級。追至二奴巢。諸虜叩頭願從。猛骨孛羅約歸我漢人。王良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警矣。捷聞告郊廟而賜。

爵賞。董狐狸糾炒花等犯塔山。再犯莊窠。又犯黑山。備禦楊紹勳易之。遇伏。把總劉進忠死之。紹勳中流矢。復斫二虜而還。黑石炭馳于襖郎兔。成梁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里。擣虜壁。斬首三百四十三。捷至會。上大閱。喜甚。郊廟賜爵賞焉。小友青喀藩海我帥大敗。鹵鈔幾盡。御史于應昌劾奏之。曹簋崔吉等削逮有差。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寨攻鎮靜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

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二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破毛憐夷。阿海于莽子寨誅之。伯言把都復連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爲

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旣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鬪。大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拾征孛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毀烽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馬景隆及御史詹事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調景隆以安成梁遼陽百姓方維

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匱之戰。鵬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九月。哈酋大會大小委正等。鈔寧遠桃林。巡撫翟繡裳。兵備成遼。築垣掘壕。以待于山海。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以四萬騎從前屯人。叅將王守道。杭大才等。發虎蹲砲擊。

之大戰五十合。遊擊戴朝弁直夜深其溝。固其壘。而守道潛出營。告援于總督張佳胤。楊紹勳率燕河三屯兵至。虜遂解。冬虜復犯前屯。戴朝弁奪所掠于北水關。譚堪趙愷等火攻于新羅城。虜奔一片石而走東嶺。御史李東劾奏諸失律者。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總督佳胤曰。謹按故事。宣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使匹馬不入。卽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末。於是兵尚書吳兌覈山海事。覆奏大略。

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上所財察。左遷岳汴。而登太等戴罪視事。十二年。西虜欲自無水者入。東虜欲自有水者入。黃太舟等入養善木而東。短弓兒等入甄城。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衝十餘屯。雕背山之役。人畜至三百。總督張佳胤劾奏。郎梅等鑄其級。十三年。灰正大。會東虜卞彥伯。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古路半那林。擊斬卜兒忒革等一百有八級。以兒鄧大

會炒花分鈔東西一技寇懿路。一技寇洸河。裨將曾
尙忠死之。略及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十萬
騎來。李成梁輿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有
二級。中有酋長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策也。
晝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中
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嚴清宣捷。
賜成梁廕秩三級。王一鶚顧養謙皆遷官。十四年。
速免兒引瓜兒免等馳十方寺。結西虜。以免鄧萬騎。
直抵蒲瀋。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考追逐出塞。

河深虜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密符遊擊韓元功。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意。總督李松。偕分巡任天祚。兵備王緘。親監軍出邊。成梁廼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跳驅挑戰。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鎗弓矢並發。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孛來乞搭把失等。首凡一十三級。二月。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

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五年十月。王台孽子康古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反商。猛骨爲三。因號曰海西酋。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反商。姦收反商妻。開原兵備王緘。檄叅將李宗召擁精兵。直擣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字羅反商講和。還所鹵獲畜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遂逃。兵使王緘知曰。反商不立。則無海西。

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
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
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
妨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巡撫顧養謙曰。溫姐去
而猛骨索羅。勢不能不復叛。而況殺一康酋。於我未
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猛骨。字羅。益
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之間。兵連禍
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大司馬議可。
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切

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奏。玩寇釀亂者緘也。上遣緹騎逮問。科臣彭國光。抱王緘之不平。入告曰。失事諉藩吏者。養謙也。上欲置之理。閣臣持不可。御史許守恩。劾奏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至猛骨孛羅。數反覆有狀。上詔。即訊大略。以卜寨那林孛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况猛骨孛羅。及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孛羅。且溫姐親孛羅母。殺之。孛羅勢且必深報。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孛羅。凡所爲懼與安。無非欲存二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之

可以爲功也。緘又言備兵使任天祚貪功要賞。大不
敬。曩時逞仰之役。虜不至三百人。其它多江上耕鋤
之下。上復遣執金吾逮任天祚。與緘對簿。閣臣時
行。申曰。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
可也。兩兵際遇。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爲
妄。則邊將墮心。十六年卜寨。逞加奴子那林孛羅。仰加奴子圍
反商。巡撫顧養謙壁遼陽。李成梁壁海州。三月十三
日。屯開原東郊下。令毋擾南關。而給練布于反商。披
之爲號。出威遠堡至洛羅寨。北關部夷受其降。時卜酋已

奔那酋同壁。以險拒不聽降召。已又殺我士。衝我軍。我軍縱兵逼其大城。虜退入壁。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爲木柵。而內又爲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中間則一山特起。鑿山坂。週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爲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爲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劒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撤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不可破。而我仰攻先。

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壞板穿。樓大木斷壁頽。而中多洞。冒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衆。遁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並服。後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遜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反商。兩相結。釋其憾。並請貢。反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十七年。逆酋克五

十盜塞上。奴兒哈赤王台部夷斬其頭並還鹵者。總督張國彥爲之請曰。哈赤忠順如是也。上爵之以都督。初哈祖父。叫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雖畜哈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埒。旣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漸雄長諸夷矣。十九年。南關酋反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潜使人于途中刺殺之。反商子幼。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夷並屬猛骨。自此與北關日構怨而勢益孤。滾兒屢不靖。總督蹇達提禪將先發之。李平胡等

出鎮虜逢寇至接戰。斬二百四十有二級。二十二年冬。以侍郎孫鑛爲東征總督。東虜卜言台周以衆勝。把免兒以強勝。連騎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匿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言中流矢死。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而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二十三年。總兵董一元襲虜于黑山。斬其酋長卜勒亥百有九級。總督孫鑛巡撫李化龍以捷聞。有詔加賚。加建州酋

奴兒哈赤龍虎將軍煖兔入犯遼陽。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二十五年。以御史陳效爲監軍。監按遼。邢玠疏請發臨清德州倉米。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抄化糾衆。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三十三年。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歐脫。奴速二酋各請金繒。卽于靉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揖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敘功。并賜奴酋金。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

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兵科宋一韓疏。撫鎮棄地。啗虜。謹循職掌。糾之。謂先年巡撫張學顏。同寧遠伯成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劉可大等。各佃雲頭迤裏沙松杉剪子。咧咧鴉鶻大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種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撫臣趙楫。鎮總兵臣李成梁。慮開邊釁。銳然議行招撫。廢將韓宗

功爲成梁壻。納建酋重賄。槩作逃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家。撫鎮等臣各論功升賞。加廕未幾。而奴虜踐蹂至矣。且當時加增蟒幣歲予舊賞五百金。每歲徵派錢糧貯庫。今酋已阻貢。不當給賞。請勘復之。兵部行御史熊廷弼。勘報曰。自撫順關起。至東川堡。迤東清河所屬。以至遼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內推孤山一堡。又迤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

峪。鹹場等堡。所直霧兒口等處。猶得以出邊告種爲
辭。至于清河之鴉鵲關。松樹口。東安靖。虜空向化靖
夷。一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里。此皆舊
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孤
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接鹹場三十里。東南接緩
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
二年所創。及講紅不崖。南河金口四台。猶軍我守也。
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
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衝。邊外地曰松子嶺。

乾雞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舊皆虜衝。此
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鎮諸衝。今其
界俱在。卽科臣所云雲頭裏喇喇泊等處亦俱在。若
以失去原展之地。強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穀
陽界起寨兒疙疸迤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
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逋欠。虜無爭競。此不
可謂其非我地。邊土人稱爲朝鮮餘地。成化中朝鮮
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兵部郎中劉大夏曰。不可。朝
鮮貢自鴉鵲關。繇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

三大鎮。而後入。今舊鴉鶻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鶻入貢。此正經由之地。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皆爲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連城故地。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卽今長永大三翼迤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無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

之絲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夷地也。今則盡棄與夷。三百里之邊。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宋一韓又疏曰。宰賽席伯煖之強。陸梁開原。與奴兒哈赤爲姻。癸卯之革賞是。甲辰之伏賞非也。撫臣郝大猷。做誘殺逞仰之法。以于守志招宰賽于慶雲堡。置酒夜會。任國忠李克泰等。待李如樟至而成擒。不意虜覺而遁。銜恨轉深。八月之一舉而克束能屯。岳讓大小節諸屯。慶雲古城寧河諸堡。詭曰三犯慶堡。罪將安辭。巡

撫劉四科。以爲海西建州二夷不修貢事者久矣。項補貢一千五百名。海車每八兩五錢。馬每四錢五分。建車每十五兩。馬每一兩。廩餼鞭布。饜而復移。亦嘗議如掩答故事。俱止關外。而各夷不從。請如會典次序。每月起送五百人。浹三月而止。隔別之。調停之。便。巡按熊廷弼曰。省餉消兵。邊防大壞。餉司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蓋因辛丑餉司王之都所爲。後沿爲制。誤矣。兵給事宋一韓疏。高淮亡賴。有妻有子。營爲遼東稅監。據鎮守之名。陰蓄夷丁戰馬。以數百。

計藉口交易參貂。輸情外夷。擅糾文武大吏。而獨芘
伏于李成梁。宜撤成梁歸老。亟罷斥淮。侍郎楊時喬
等亦合糾高淮。叅隨爪牙。狃狃不悛。遼民喪生思亂。
十已八九。近日前屯衛軍。因淮差吳景相。散疲馬。催
肥價。魯國全鞭撻號頭。遂致洶洶。禁差毆斃。甘心于
淮。淮乃載重貲。匿龍窩以自保也。窮兇極貫。罄竹難
書。淮異謀蓄矣。大司馬蕭大亨。總督蹇達。巡撫劉四
科。臺省交章。具以撤稅監爲請。自己亥罷稅開礦。以
來。至乙巳停礦。乃稍樂生。稅監高淮貪心愈熾。取贏

馬散給軍。收好馬之價十倍。至于布靴香袋米麵諸
貨。無不派勒各營。及民間者。追呼鞭撻。歲無寧日。
陛下何忍全遼。陷于兇璫之手也。乞依律治其激變。
五月。淮至永平。軍民復變。擊碎惡稅宋希曾等。淮露
刃挾主事李如檜。同知王修行。乃得免。護其勅。積
于新龍窩。于是四科具疏。極言其禍。有旨召高淮
還京。其夷丁附各營安插。三十七年四月。宋一韓曰。
廣寧無牆爲限。被患較易。頃者錦昌錦山之拒堵。我
兵倍有損折。而大勝堡陷矣。與去年慶雲同一慘烈。

當杜松哈河免之捷。時該道馬拯慮爲釁。而殺屬夷。遊擊于守志李懷忠。其責曷辭。兵部遂革守志而罷松。兵部曰。按臣熊廷弼科臣宋一韓。駁論杜松搗巢之功罪。互有所執。按臣哈流免之疏。惡之。科臣大勝堡之疏。嘉之。及查遊擊高賢所報搗巢二十六級外。其餘皆堡內夷人。是以開拱免之恨。而遠錦昌之攻。督臣撤搗黃台。而松搗拱免。故違節制。擅剋僞功。不謂其決裂至此。宜先罷其職。以勘之。旣而朱一桂祖一韓刺廷弼。廷弼復疏曰。松所殺降夷。花冊有姓名。

証佐一百一十四頭。中軍崔謀斬五十五。則長嶺檄
木沙河灰山之堡夷。于守志斬四十。則大福大興之
堡夷。高賢十三。則松山內之堡夷。楊暉一十六。則白
塔寨兒之堡夷。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誤
知已。任松者以此壞封疆。庇松者以此混朝議。亦以
地方之言。正之而已。朱一桂更駁之曰。廷弼誦戰主
款。專爲斥杜松。用馬拯而設。廷弼復數千言答之。大
略殺降之戰。非戰也。和戎之款。非款也。未可易視拱
首也。一虜動。衆虜皆動。方與宰賽講時。而慶雲之堡

外極邊脩築蓋欵不防戰也。五月熊廷弼糾杜松大勝之敗。以爲速怨挑隙。急在復欵而已。任欵之人。寧道馬拯是也。已而東虜禿計打不害三台去十等。赴薊講誓。亦已心折。六月熊廷弼曰。春夏以來。三面合虜。拱免報仇于錦義。宰賽挾賞于開原。牧夷糾犯于遼瀋。奴酋復遣蟒骨大率萬人。築南關舊寨以圖比關。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以逼開原。烽火天連。行人投箸。此非文告所能欵者。遼兵堪戰。不過八千人。募勇敢分戍重地。大約萬人。因河西之班軍。減河

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救遼第一義也。又請太僕俵馬三千匹。于是兵尚書李兆龍。條秋防事。以爲班白于宜。五路賴蟒于薊。火落赤于延。銀反于寧。松海于甘。未若宰煖拱插之于東西。遼也。而奴爲急得。旨僕漕十萬。班價五萬。南兵六萬。戶工七萬。解遼以充募餉。御史顏思忠奏。建虜披猖日甚。先是禮侍郎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諭建夷。謂虜意止于勒索。所以口舌折之。論者藉藉謂奴首之作逆。廷機書實招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謫云。三十

八年閏三月。兵科宋一韓因打鶯長定諸堡之破。與熊廷弼駁曰。河東西虜情。各不相涉。河東之虜患。始于李成梁之誘殺宰賽。而慶雲之入也。李如楠擬死。而成梁釋矣。河西之虜患。始于杜松之搗拱兔。而大勝之陷也。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矣。其實宰煖何日不搶河東。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耳。拱貴何日不搶河西。我特與之以搗巢之名耳。今以逆虜而槩目爲啓釁。以東釁並責于杜松。倘其說行。是代李成梁任罪也。又其甚者。以佟鶴年而學距賊一百八十里之

王威以王威而學距賊二百一十里之杜松。倘其說行。是又爲佟鶴年開一面也。朝議竟罷巡撫李柄。總兵王威降謝存仁。治張昌胤等。鶴年擬辟五月。奴兒哈赤差火真稟驗貢本。願去車價。減貢夷。退還地界。遼撫李柄以爲可從也。南臺王萬祚曰。奴外媚小恭。內售密計。其詞悖慢。賞之是賞仇也。背盟缺貢。屈本在曾。畏兵豈畏賞耶。北虜封例。候命境上。陛下姑赦其前罪。却其方物。限以歲年保塞。乃准倍賞。仆碑歸逋。於我何加焉。巡撫趙楫言。招逋定疆之功罪。

蓋寬奠六堡。乃萬曆甲戌。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
啖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于虜而
啖之。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未然之防也。三
十九年四月。抄花連犯十方寺。殷家庄。及靜遠堡。遊
擊王紹芳備禦張雲龍死之。已而抄花領其九子。襖
八歹青等。營于延佛寺。挾賞入犯。總兵麻貴防之。蓋
愆于辛丑河東之役也。四十年八月。抄花率九月色
特兒等。糾乃蠻連犯鎮安。總兵麻貴陣兵以待之。自
辰至申。從黑嘴白雲。以抵可可母林。共斬首一百九

十級。撫臣楊鎬馳聞。有旨告廟宣捷。台臣謂其姑勿宣也。田生金勘曰。搗之爲釁。張五典勘曰。血戰之爲功。楊鎬爭之曰。會典所載東虜乃蠻。不與宣大貢夷同功。原不禁其趕馬勦帳。升賞之例。森然柰何。挫之以文法。貽四夷笑也耶。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十一月遼撫張濤報寧前之役。昂會台吉會合卜喇杜萬騎。從黃土窩入掠。叅將郭有忠禦之。斬虜九級。劉家山口遠伏。有忠亡于陣。二十四曹莊之役。虜殺擄千人。祖天壽李應選。

匿不以聞。巡按張五典劾其事四十一年。奴兒哈赤以郭夷阿都乞于松山堡對直開墾。並乞子粒于邊人。邊人告曰。南關故地。非建州地也。已復又遣其壻卜古台投入金白之羊骨寨。巡按張五典疏謂。奴酋種南關久曠之土。以便其窺北關之謀。又賄西北嗜利之虜。以廣其吞北關之力。請救助北關。爲開鐵門庭討之。五月。平虜之勦也。按臣報鹵略無筭。而撫張濤題敘堵截功。御史李義星駁之。八月。乃蠻勾克石炭等從錦黑台六川河分二隊而入。叅將李繼功等

禦之。斬捕二十級。內昂轟者酋首也。九月奴酋具番
漢文字。乞質子爲誓。遼撫張濤遣籍大成往訂焉。奴
晏大成遣其夷七子巴卜海夷三妾真哥所生也。頭
目千骨里付之。濤口奏曰。建奴比年以來。人有異其
論。令退地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論。令改碑不聽者矣。
人有異其論。令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者矣。人
有異其碎札帖鎖。通事李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
矣。茲則俛首割愛。殊出意表。一切官賞。自有舊章。濤
蓋詡爲曠典。英猷云。十月給事張國儒奏。甚矣遼撫

張濤之輕躁也。一聞邊聲。五官易主。卽有清河之報。徵調薊門。旣而杳然。未幾有平虜之敗。損卒千人。逞臆倖功。興築二千餘里。未幾有質子之事。奸人籍大。成主其謀。誇爲遵父治命之愛子。妄比北虜封例。艷爲美談。未幾有焚劫之事。燬燼千家。濤吞奴餌而不。能吐。且曰。北關爲盜矣。法宜禡巡撫。張濤曰。北關世。犯遼東。金白二酋之裏。逞加奴仰加奴也。其父卜寨。那林也。慘毒邊圉。卷案如山。今哈奴強來。依于我。歌。血除奴。不勝大願。該道有移戍北關之策。而長二千。

里之地。兵饑城外無端烽火。難以翼飛。爲遼計。妨北
事。爲北計。妨遼事。先遼乎。先北乎。遼按張五典奏。鎮
安之捷。因抄花三犯革其賞。遊擊尤彪。戰勝于母林。
去邊百八十里。母林非抄花巢也。非無故而搗其巢
也。平虜之役。官軍屠戰宰賽。宰賽者。開原撫虜也。非
開釁也。御史田生金駁之曰。遼積弱。安得此。復行勘
之。炒酋夷三子。色特兒。以三十九年八月。行營于可
可。母林。入鎮安口。我軍截殺麻炭三十六頭。魯之東
追于黑山。斬首八十七。尤世祿等追至白雲。斬首六

十七。劉仲乙等追至母林。斬首七十二。我兵耗三百人。大帥麻貴撫揚鎬也。時酋圖其壻卜台吉。卜投北關。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墾南關曠土諸營。詣遼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耕牧日久。惟新墾者槩罷。張濤揣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開二釁。其一建酋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逋督。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收養。嫁西虜宰賽反目。金酋故殺那林妻。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于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援之。奴酋計縻我兵。以第七子願

留質。度我弛備。卽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曹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言奴酋不在壻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體褻。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北關爲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衆矣。四十二年正月。奴具六萬騎攻關。巡撫張濤移烏銃手五千人防于開原境。于是奴酋自訴北關興戈數千二百。乞太師馬法察之。七月。奴酋差阿都報命于遼。按郭光伏曰。三岔兒花包冲

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六堡地。遵洪武老邊。豎石碑鐫
字曰自萬曆四十三年春。永不敢來此越種。漢人亦
不許出邊。五十字。其種地夷五百。耕牛一百六十隻。
盡甘結退。先是去年所退三堡。今春復來。至此悉還
漢矣。六堡係南關猛骨孛羅之地。指碑爲誓。離遠二
十里。輸服無詞。夫奴酋假爲搗尾。擁兵自衛。退四堡
二十里之地。鐫立界碑。總之與婚媾。皆枝葉也。婚媾
固不能保其不吞北關也。退地雖遠。豈有重關百二
足限之耶。奴之反與不反。固不在是。奴具狀數千言。

多屬悖慢。大約以中國之獲北關。北關得我羊錢。其女已三十三歲。青天當怪腦之。我以女與卜占台者。三人矣。卜占台與北關同心。又強奪我所定之女。天朝宣進卜占台于內地。青天當恠腦之。北關又讒我作反犯邊。我有牆外草國起事。天朝出牆護助。青天怪腦中國大人。張濤曰。其必殺金台。失白羊骨二箇。有如此者。奴酋滅其驍騎。入撫順堡。告于李永芳曰。我忠順如故。而裏邊携我。此金白之讒也。金白畱老兒女羊錢。而又他許。我是以問之。不受宴而去。巡按

翟鳳冲奏其情。御史董定策奏遼撫張濤中奸人籍大成之魔。交通質子。質子入而濤爲奴制。質子還而濤爲奴輕。北關已構焚劫。逋胥尙利執言。濤乃虛張救勦。掩其遼東棄北之詐。濤恢誕無人臣禮。籍大成當與沈惟敬同其罪。奴酋新入撫順。告張濤曰。高太監作害萬民。而給事喻致知引之以諫。張濤陳邊情曰。北關所守者二十餘里之邊也。奴酋所守者七百餘里之邊也。救北恨奴。兵餉當從何出。未易動也。四
十三年七月。北關計以老女許嫁煖兒子。駱駝十馬。

萬牛千頭。奴乃哢哢。謂漢人陰教之。卽不我與。亦勿嫁。兩息兵戈。開原道召北關酋婦而語之。故爾度力能敵奴。奴昨破焚爾寨。不能當也。北關對老女久與西人盟。今背之。西禍起。不如結于西。怨于東。尙賴天朝火器手之助。八月巡按王雅量奏。北關竟嫁老女矣。奴已蠢動。幸有廟算。不問其婚媾之故。今日之救北在我。搗奴在我。彼已虛實。自決者勝。閏八月虎墩兔愁糾乃蠻克石炭等。連騎十萬入寇。鎮遠諸堡付將李懷忠等堵之。四十四年二月。總督薛三才曰。建

酋連四虜。圍併北關已決。麻承恩曹文煥舊援新募已得四千人爲一營。而開原道薛國用近報所議餉二萬八千金已竭。慶雲威遠鎮北距北關爲唇齒地。宜宿重兵以李効忠主之。非十五萬金不可。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叅遊擊馮有功戴罪。四十五年正月。宰賽卜兒亥糾犯開原永寧。三月而悔過。俛額孫大煖免以自新。付帥李起元叅政馮煖。予以一駝一馬。遼撫李維翰受其還虜者六十人。請復其賞可之。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奴以入市爲名。勒衆三萬。陷撫順城。二十一日。尤世功自瀋陽。文明象自靖安。朱勝擢自長勇。頗廷相自遼陽。滿世芳自海州。總兵張承胤與梁汝貴。卜向績。自廣寧。馳撫順爲四營。賊聞之。焚城而走。李維翰紅旗催戰。甚力。張承胤奮往。墮其伏中。遂沒。裨將頗廷相。梁汝貴。滿逢芳。把總魏居正。王孚道。萬邦寧等五十餘員。頗重出入。殺掠無筭。遊擊李永芳。趙一鶚。隨之而去。千總王命印。大罵不降。遂支解之。詔贈蔭祠祭有差。五月十九日。奴剋撫安白家冲二堡。臺省

論列李維翰罪狀。有旨李維翰解任聽勘。巡按楊一桂罷回。起舊撫楊鎬經略之。鎬薦劉國縉爲贊畫。從燕議也。熊廷弼爲監軍。從楚議也。奴酋以令箭長馬。送還漢人張儒紳張棟年四人。給以印文。賁進夷書。佯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挾輕侮之詞。問其人則曰。東廠所差也。莫不駭愕。御史唐世濟論其事。乞勅法司以究通夷者。賜總兵張承胤謚。巡按張銓言。凡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豈足以塞責。以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

予世蔭子謚矣。五月南兵書黃克纘應部調水兵三千以遊擊查國輔統之。北邊所調宣大山西兵馬一萬。廢將張萬邦馬林統之。延寧甘固兵馬六千。廢將趙夢麟統之。七月二十二日奴自鴉鵲關入攻清河城。守將張旆嬰城以拒之。中鳴鏑死。鄒諸賢發火攻之。半日而藥盡。奴戴大木蔽身掘牆。牆圯遂陷。士馬六千人俱沒。儲賢斬其愛馬。焚其衙室。賊將李承芳誘之不從。大罵力戰于南門而死。守備陳大道等遁焉。經略楊鎬捕梟以殉。惟時本道閤鳴泰鎮臣李如

相移懿路。馳援奉集。已無及。辭帥賀世賢防于靈陽。遇奴奮斬一百五十一級。奴大驚。從曹子爲而去。大司馬黃嘉善以爲奴陷撫順。不兩月陷三堡。更構別虜犯大清長勇。以東西分我力。亟起宿將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李光榮等。夫何迄今數月。悉未出關。互相譏望。請比魏學曾之勦劉東陽。李化龍之征楊應龍。賜尙方劔于楊鎬。使不用命者。軍法從事。詔曰可。其有懷謀倡亂。徒奔臨陣逃潰者。如陳大道例。卽梟軍中。巡按陳王庭劾奏。大帥麻承恩不救清。

河之失。聞虜揚塵。操刀不割。王牧民旣安。西虜承恩。輒納抄花部夷百五十人。及奔清河。降夷輒叛去。承恩法當褫。時軍律蕩然如此。給事元詩教吳亮嗣議。以楊鎬旣過河。宜補廣寧巡撫。兵部爲之請。遂以周永春充其官。七月。朝鮮國整兵萬人。馬七百騎。差陪臣李慶請硝黃曰。小邦昔奉憲宗降勅。夾擊建州。以陪臣魚有詔領其師。孝宗勅勦建州。以陪臣尹弼商領其師。茲者候勅有所進退。經略楊鎬以聞。九月初五日。鐵嶺遊擊鄭國良。瀋陽遊擊龍世功。楊

于渭。偵奴聚營于撫順關外。入犯瀋陽。大帥李如柏。乃率援衆遇于撲老屯。拒斬七十六級。揚鎬奏制東夷在先。款西虜。乃有已款而未堅者。虎墩兔愁以東。則杪花煖。兔宰賽卜兒亥等酋。以西則拱兔。擠臣台。古反。青黃台。吉等酋。或以十數營稱。或以二十四營稱。皆擁強聚衆。而乃變兄弟之七營。又在東西諸虜之中。正負廣寧錦義之中。皆未款而屢逞者。旣十三季久矣。茲向遊擊王牧民講誓。增賞二百金。足釋內懼。酋獻駝馬以贖其愆。御史田生金曰。奴逐原野。其

技幾何。宿將勁兵。唯我所之。鎬之才力。足以辦此。四十七年。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尙多可憂。北關金台失來告曰。勦奴酋一寨矣。大學士從哲。方移書楊鎬。趨戰甚厲。有師老財匱之旨焉。二月。經略楊鎬。旣決策入告。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都司賈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

伯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綏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堡堡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

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
僉事潘宗顏及竇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綖獨縱兵
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
裝誘墜于重圍夾攻衆遂潰綖及軍鋒劉招孫等並
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朝鮮
國王願親提兵五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
將軍先登遇覆盡殪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
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矣御史陳王庭稽陣亡將領
三百一十四員

大將杜松裨將吳光先劉太中劉大
臣羅四維王官趙文保李芳馨大將

趙夢麟。裨將。杭卿。梁通。喬鎮疆。趙夢陽。傳元說。趙世
胤。趙禮。臧體元。趙晃。趙熊。趙虎。趙勇。趙堂。杜同知。趙
虎。田秀。趙大化。保定大將。王宣。裨將。李天培。張聯輝。
洪印。宋良卿。劉繼祖。馮廷佐。鍾國臣。賈釗。方實。高文
閔。張大定。郝彥禮。靳國臣。郭尚仁。王尚質。張耀。魏應
科。劉登利。劉經。劉邦謨。裨將。楊欽。楊英。王舟。柴志
美。係夢家。王應科。李正。陳彪。趙得英。白宗益。王欒。劉
聚良。廖尚賢。裨將。王誥。金伏初。別廷弼。齊進忠。王承
爵。李錦。董昇。裨將。江萬仞。張虎。劉秋江。王月。王林。陳
國旺。江亮。裨將。李希泌。李國良。徐應文。王卿。王國光
樊志道。李標。李應魁。劉鈴。洪良機。葛呈章。金子清。周
武德。天津裨將。施鳳翔。王加英。朱中。馬永壽。裨將。萬
教。談順德。彭守祖。陳萬善。王友功。高顯祖。劉合勸。郭
承宗。張有名。黃承武。李先貢。王廷用。劉忠漢。蔣守道
李良。王柱。龔會遂。張天祚。顏天佑。王弘化。雷應龍。岳
起鳳。劉友才。卞景桂。楊朝武。任運旺。陝西裨將。李永
芳。陳盡忠。梁惠民。固原裨將。柴國棟。崔成孫。大江。陳
中孝。馬曉。甘州裨將。張大紀。高科。臧繼科。孔一貫。劉

天爵。甘州裨將汪海龍。趙用賢。王維賢。張大化。朱國輔。汪宗弘。延綏裨將李鳴鳳。安應龍。僉事潘宗顏。通判董爾厲。副將黃鉞。裨將宋德隆。馬燧。楊一科。李鶴。祁煒。李日莖。張桂。江應聘。陳國。王天吉。啞汗兔。李承恩。馬灼。馬焜。且力太。海代喇。入汁。楊登科。李毓華。王懷智。劉尚胤。王効忠。朱邦孝。詹國澤。杜福。王國印。齊和猛。克虎。魏思賢。庫承恩。尚志桂。王應乾。單秉德。董引。管鳴宮。伊湯聘。康民旺。丁維盛。郭之翰。劉興周。開原副將麻岩。周大盛。程濂。王仲賢。冷載賞。麻寶。麻進忠。魏相打代。趙仲舉。腮介。哈藍代。李尚仁。鐵嶺裨將鄭國良。趙雲龍。趙廷簡。姚守魁。曹烈。趙奎。海州裨將祝世太。蓋祥。丁鐘。魏國勲。魏龍鱗。江萬春。黃鏗。陳王孝。雄藩。棠國太。何印。王琯。陳一元。慶雲堡裨將寶永澄。李維翰。刁國瑞。康世泰。廣寧裨將胡邦奇。閆有功。鄭國忠。高良玉。趙鎮。李雲中。朱萬興。張進忠。趙祥。大將劉綏。裨將劉朝元。劉招孫。劉應祥。李士玉。馬進忠。劉吉龍。吳志文。劉中二。劉思勝。王光達。劉尚易。劉廷諫。王國泰。胡卿。田見龍。曾朝卿。南京裨將姚國輔。龔

全邊略記

卷一

丁明張應豹徐國用楊遷張成功張登凌應舉樓得勝樓憲張得衆程良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圓吳大憲鎮先裨將江萬化江應聘董孟春王尚忠姜良相史一元劉礦劉朝金國棟鎮江裨將喬一琦金文麟漢惟屏龐養德馬應瑞寬奠裨將祖天定齊天爵趙泉劉魁夏時正劉鎮邊岳維屏張明遠諡陽裨將徐九思李茂先朝鮮官軍一都元帥姜弘玄副元帥金累端詔贈廕祠祭虎墩乘

機挾賞擁數萬臨廣寧邊時周永春以爲喪陷非吾事也乃疏鎬之失曰何不幸而臣言中之矣蓋鎬意存和夷永春意存和虜似截三岔而分功罪是時總督退任薊而遼撫退任廣寧縮首皆脫責自倖矣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

渡遼尋授經略之任。兵尙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內帑。特旨允給四十萬兩。李如栢候
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奴酋僭號後
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與經略總督爭禮曰。
吾少保也。及廷弼至得其拾殘級之僞。曰。如楨十不
堪也。請李懷信代之。五月給事中李奇珍彈劾李如
栢曰。奴弟素兒生女甚美。栢納爲妾。生子已十四歲。
是以鎬等歲糜數百萬。拱手媚奴。苟圖目前之無恙。
若遣將調兵海運粟米等事。一切視爲不急。無奈廷

議勦伐紛紛。已大拂其願。而杜松劉綎輩。誓必裹革吞胡。斷不與賊俱生。無怪乎柄鑿不相入矣。鎬等揚以勦爲名。陰以和爲實。從來未見秘策奇謀。而一迫於馬上之催。倉率舉事。自不得不以松綎等爲一擲。以破勦之非。而自實其和之是。聞出兵之先。如栢與松講解。謂吾今願以自功讓爾。松遂躍躍鉦鼓。獨當撫順之冲。臨期又以訛言中之。使人謬傳如栢自清河進兵。奴酋已被擒矣。松不甘以首功讓人。因奮不顧身。驅而陷賊伏中。而如栢惟按兵塞上。樂觀其斃。

而已脫其禍。暴骨沙場者。尙嚴輕進之誅。臨敵苟免者。反蒙全師之譽。無惑乎麻承恩之有後言矣。翰林張鼐曰。劉鋹轉戰十五寨。殺奴無算。與劉招孫皆死。肝腦塗地。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有人心者。朝鮮二萬甲士。盡沒從征。宜捐萬金。優其賞格。巡撫周永春。請賂抄花虎。憨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可之。六月十六日。奴萬騎從靖安入。逼開原。寅至巳。卽陷。推官鄭之范從北門出。守將何茂官。朱梅往南。

而行。撫則周永春。按則陳王庭也。赴戰沒者。總兵馬林。副將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也。是日西虜亦以三萬騎圍鎮西堡。居民盡奔于鐵嶺。七月二十五日。奴從三岔堡入。竟陷鐵嶺。時鐵嶺婦人先徙。惟等帶兵五千守之。聞風悉返。二十九日。西虜數萬從鎮西入。李如楨。賀世賢遇之于熊官兒屯。臨敵斬級一百六十有奇。楊鎬曰。城已失守。幸免再跌。彼驕也。少挫此懦也。少起。奴于八月二十一日先攻金臺失寨。隨攻白羊骨寨。同日焚陷。以故南關裔指揮王世忠爲遊擊。

以風屬夷焉。九月熊廷弼曰。遼爲殘兵者。逃陣之餘。生氣垂盡。爲額兵者。開原清寬撫。與營翼併已消亡。爲募兵者。朝投暮遁。聽警駭飛。爲援兵者。羸弱應命。馬斃甲穿。旣以恇怯喪中國之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之隱禍。自喪敗來。徂戎以下死者。五六百員。零碎并流。稱戈膽落。故意刺馬。覲免出征。遼人侵染胡俗。賊殺其父母妻子不恨。而一聞公家之役。怨不絕口。賊遣行奸細。輸情用命。軍法能行于各將。各將不能行于逃軍。制置能行于道府。道府不能行于逃民。

惟有哀鳴涕泣而已。於是選于各邊將領。征調江應

詔等九十六人。

江應詔。毛有倫。王有光。王國萊。姜弼。倪寵。王秉忠。劉芳聲。艾穆。蒲貴。張定。

潘洪。陳文魁。吳富。金城。謝子尤。王世卿。黃璽。郭登。選。

黃士英。閔正名。夏國卿。張總。方承勳。麻皆。崔承恩。張。

萬化。邢進邦。李承芳。馮大梁。尙志。弘鄧。登科。李秀。王。

永禎。戴名。袁大有。沈應業。薛拴住。張斌。李榮。李蒲化。

何光先。杜文煥。杜勇。孫雄。尤岱。侯體乾。侯世祿。馬雄。

武貴。葉光先。張治化。田茂。梁仲善。孫光禧。郭虎。田應。

龍。魯胤昌。王汝金。保國忠。羅一貴。楊肇基。祁煌。張世。

胤。戚金。陳九思。陳策。陳寅。童仲揆。張大道。張世應。雷。

安民。韓錫。王蓋。郭惟宗。陳一龍。王興業。許承明。蕭聲。

錢世楨。張國棟。張惟德。王成龍。張思仁。李表。張應鄰。

陳與王。王千斤。徐。又請罪將四人。張名世。周敦吉。張。

武。石應羅。蘆無敵。神武莊安世。薦邢慎言兵備。高出胡加棟監軍。已又。

謂大將李如楨。不能直守瀋陽。而坐視開鐵之喪。法宜褫。道臣韓原善。力任恢復。請勅瀋陽責成之。廷弼又捧尚方劍繫逃將于轅門。數之曰。從張承胤而逃。從杜松又逃者。非劉遇節乎。臨陣背主先逃。杜松呼之不應者。非王捷乎。鐵嶺旣陷。棄城而逃者。非王文鼎乎。衆曰。然。卽麾斬之。乃設六壇以祭死事。諸文武者大哭致哀。開原推官鄭之范以逃被劾。奴遣賈朝輔爲回鄉擊鼓而見軍門。廷弼問其故。則撫順生員也。奴竟剋北關。而後并力于瀋遼。于是亟調李懷信。

全邊略記

朱萬良出關。而以何奮武住山海。十月初春聞警時。廷臣議起熊廷弼爲宣慰。姚宗文閱視兵馬。兵書黃加善以爲請。宗文行閱。主事邵可立佐之。徐光啓往朝鮮。未報。至是得旨。姚宗文速出關。相機行事。北關旣陷。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著于西虜處查明優恤之。熊廷弼曰。昔金粘沒喝臨河。以虛聲嚇宋人。擊鼓達旦。兵十三萬盡走散。今遼兵畏賊風鶴自驚。何須擊鼓。前日之不復清撫。以失開原。舊轍不遠。卽後來之不復開原。以棄遼危京。榜樣同然。臣議新增七

萬先調一萬。隨臣出關以壯聲勢。右牽左掣。尚望其
他乎。十二月。遼撫周永春。以爲虎墩兔愁糾合諸酋。
哈喇侵。打喇明暗。蟒金爪兒兔。黃把兔。因得革兒。肆
患方大。乞將西來勁兵二萬一千分防于廣寧。寧前
間。仍令李光榮回前屯。柴國柱出山海。移廣寧爲西
虜備。薊撫劉曰梧爭之。時永春黨方盛。曰梧力不能
得。部如永春議不敢違。薊門愈單矣。四十八年正月。
熊廷弼以爲催兵愈嚴。虛應如故。皆紙上之兵也。冲
戰之地。止得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一萬六千人。每

談賊色變。陣脚不定。親丁數百。勉強支吾。虎皮以東。設防示弱。不如更番。傍遼城。拒守之爲穩。閱臣姚宗文。亦勸其回。使臣心膽俱裂。于是濟濠築垣。借水爲險。人始固志焉。是役也。調兵十有八萬。二月。刑科曾汝召及李奇珍等曰。監朝鮮之說。徐光啓自請行。莫若遣劉時俊爲宣慰護之。練兵于義州。資唇齒也。不報。五月。姚宗文條議屯田。借力任民。廣墾於四衛。戍謫移種于寧錦。以來斯行。海運于天津。以康應乾。團結于寬奠。襲替者輸糧免查。捐助者激勸作氣。守備

嚴正中捐粟五千。李鑛捐千石。王化溥捐馬五十六騎。花獻宸助兵一百二十名。豆百石。車六輛。福將捐二百金。豆二百石。麻承宗輸大車二輛。牛十六隻。皆四衛募義之武也。海運一節。東撫王在晉極言其難。十六日熊廷弼奏旬月之間。文武和附。乃敢主張守。潘以爲南顧海蓋。北規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蹙之計。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虜以前月二十一日大攻瀋陽。不利而去。復從蒲河。副帥賀世賢堵之于大塚臺。斬捕二十六級。二十五日虜從三公兒石碑犯灰。

山。世賢遇斬八十九級。十月二十日。上日講畢。傳
遼事三條。一佟卜年係奴族。如何升僉事。劉國縉被
劾。如何起用。二胡加棟贖罪之功。如何在天津。三御
史安伸劾主事張某。如何不伏。于是熊廷弼條答之。
十一月初一日。虜以萬騎從榆林大窪入犯。賀世賢
部爲十目。分鑿前後。斬捕一百六十三級。天啓元年
正月。經略袁應泰。以復撫順爲備。曰。撫順六帥。賀世
賢。李秉誠。張良策。主之。尤世功。陳良策。童仲揆。佐之。
清河三帥。侯世祿。梁仲善。姜弼。主之。寬奠一帥。劉孔

胤主之。監軍則高出張慎言。牛維曜。胡嘉棟也。以官秉忠守蒲河。以李懷信。柴國柱守瀋陽。奉集時有降夷黃把都兒等千人。賀世賢等收之。兵科駁曰。勿墮賊術也。三月十一日。奴載鈎梯傾巢而來。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援將周敦吉。謂與瀋陽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陳策童仲揆。尙在疑豫。及十三日。瀋陽陷。諸將益憤。曰。在此三年。何爲者。石柱司秦邦屏先渡河。戚金。張明世以浙兵三千營于河北。渡未半。虜以鐵騎撲之。諸將吳文傑等奮

斬賊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圍益衆。遂不能支。皆死之。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火器旣盡。俱敗歿。周世祿衝突而出。惟朱萬良。姜弼兩軍。距渾河數里。聞浙圍急。方整陣而紆。已無及。巡按張銓請恤忠魂。治懦帥。以明軍令。浙兵回者尙萬人。可成一軍。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撫臣薛國用。宜帶河西卒。移海州。督臣文球。宜帶山西卒。移廣寧。山東水兵。從海道抵蓋州。而通州民團與內帑俱亟發。有旨逗遛者戴罪。輔臣一燬。

劉尚書李汝華卽出視事。小臣議論煩多。大臣畏譏。不任成何國體。速會議之。奴酋于十九至四里舖。經略袁應泰卽督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叅將周世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畱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待。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未交。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分疆嬰守。又出各監軍催。

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窘。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死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

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卹死事者。大帥張神武。楊宗業。梁仲善。郭有光。偏裨劉芳聲等五人。曹登衢等三十三人。張郢等九十二人。各陞級蔭襲。土司冉見龍。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秦邦屏。秦邦翰。各有贈。四月。吏部都察院接聖諭。遼患日迫。防禦所先。限三日一類奏。各工器限十日報。

完大臣慢無主持。依違悞事。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見大失。換袁應泰一敗塗地。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何以懲儆。其廷弼更換及叅論各官。詳開來看。遣朱童蒙往勘遼事。乃褫閔科。姚宗文爲民。張脩德。馮三元。魏應嘉各降三級。郭輦調之。起擢廷弼尙書。兵科蕭基。劾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以四千金。餽虜婦。虎墩兔猶黃葉止啼也。五營之衆。伯要子之悍。煖兔巴陵之獫狁。抄花之詐。而王猷創言三千人。貢路從桃林入。是開門。

揖盜也。二十七日。海州吳金祖叛。李光榮等圍之。童
毓秀被砍于此谷口。竇承武從南谷口進而焚其頂。
賊遂平。監軍王化貞揭曰。賊寇遼陽。河東嚮附。惟磧
兵南衛不從。奴欲除之。此時有兵三萬。住之河上。而
咱巴兔抄花以利。結虜驅奴。正可間也。監軍道高出
揭曰。河西似不能存。不如棄之。明諭西虜。餌以廣寧
地。使奴虜構而我以全力守山海也。御史劉廷元劾
之。有旨逮出于詔獄。九月巡撫王化貞報曰。南衛
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數千人。奴求救

于遼城率八千人持一月糧。爲困圍鐵山計。九連城有大姓繆氏兄弟五人。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而我不能拔之。侍郎王在晉曰。衆怒堪乘也。熊廷弼曰。三方布置有名而無實也。臣意謀襲蓋州。還斷賊路。以解鐵山之圍。而撫臣以非萬全不可動。兵機之變。呼吸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不能無滯碍也。十一月御史方震孺領帑金二十萬。賚卹遼瀋開鐵撫清陣亡將士及血戰冒矢

石者。設三壇于郊。大哭之。宣示。朝廷德意。旋奉按。差。條奏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撫臣銳于滅賊。賊。未可滅。經臣曰。守具卽爲戰具。人饑馬疲。守且不能。以何爲戰。撫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糧。何在。撫臣曰。我過河而海州之糧因之。經臣曰。旣過。河。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彼中響應。定有縛叛以獻者。于是諸道將皆。浮沉于戰不戰之間。守不守之際。凡事牽制者多矣。二十四日遼撫王化貞。謂連日人心大奮。西兵欣然。

乘銳過河。取海州一戰。而遼陽可伏。經略廷弼。乃請督臣移鎮。樞臣催援矣。王化貞曰。南衛人心爲可惜。西虜情狀爲可招也。王在晉曰。西虜未足恃也。大學士向高葉奏曰。毛文龍鎮江之捷。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皆可勿談。而言者屢以經撫不合爲說。夫廷弼爲趙充國。化貞爲辛武賢。亦何不可。如使阻撓。廷弼付之廷議。爲他日藉口。則與杞檜何殊。向高因擬部科二臣往諭解之。廷議非便。向高又奏曰。經撫不和。坐視成敗。義則何安。懸斷其是非。意不難定。撫

臣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今不明白處置。封疆廟廊。互
譏並諉。外分火水之形。內助左右之袒。轉盼之間。奴
且過河。將得罪于九廟神靈矣。兵部會議。論其竭力
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
劒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賜劒許以便
宜從事者。周如磐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
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達高也。不許經略。
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
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

寧巡撫陞經略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駐山海者兵科蔡思克等御史徐景濂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蒲汝楨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者惠世揚、周朝瑞兩人也。登萊廣寧二撫互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者李精白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總兵劉渠分十三部迎敵平洋橋。奴竟撲金鑊。劉征撫衆遂奔渠陷陣死。傳烽直撤。

廣寧江朝棟領六千人。馳西平。望賊而返堡。未及其半。西平城中火起矣。先七日。監軍高出。總兵祁秉忠。守鎮武。監軍韓初命。亦來合營。周守廉見賊先奔。羅萬言亦奔黃圈。而鎮武遂失。西平繼之。羅一貴。祁秉忠戰死。兩監軍急請設輕兵于閬陽。一援廣寧。一防西虜。是日。廣寧生員群趨化貞署。諍守諍逃。相関而擊逃者。捉刃以砍守者。誑化貞縛化貞。思獻奴爲首。勳化貞中軍孫得功黃進。則已大倡迎奴。香花龍亭。盈于市。傾城軍士出奔。奸細截殺男女。枕藉糜爛。以

萬計。化貞大叫。死不足惜。大開城門。縱民避難。叛弁已封庫。釋囚待奴。監軍牛象坤。副將倪寵。陳一元。江朝棟。從化貞以一馬從西門出。是日廷弼繼援三屯。夜半相報。拔刀自刺。僕熊五抱救之。二十六日。化貞馳大凌相見。執手而哭曰。叛將誑我一至于此。叛將傳李永芳意。奴懼遼人狎西人也。亟罷西兵。專用遼兵。一鼓過河。斬愁內應。化貞信之不疑。故罹此敗。二十三日。西虜聞變。哨騎人擄鈔錠狼藉于市。叛將果過河迎奴。奴尚駐沙嶺。終疑忖。奴子乘馬墮地死。竟

亦不至逃難民數十萬。擁廷弼于右屯。廷弼慮關門
有意外變。乃以身護百姓。先入關。通政許維新。朱一
桂。大理馮從吾。太常董應舉。太僕何喬遠。合疏請速
斬經臣。以保社稷。蔡思充並叅經撫。有旨經撫姑
戴罪。高出胡加棟再逃。縱騎逮之。監軍高邦佐赴松
山。謂其家僮高永曰。好收吾骨。葬先人墓側。遂自縊。
高永曰。義不負吾主。殮畢亦縊。二月巡按方震孺再
報河西不守之故。臣在前衛去廣寧已四百里。正月
二十日。奴攻西平急。守將羅一貴用砲擊賊。近八千

人城外之屍幾與城平。劉渠撤鎮武之兵迎敵而潰。奴終不敢近也。所爭廣寧死守一日。則河西無恙。而巡撫西走。遼將遂亂。儀制司劉宗周請申討賊之法。曰自奴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得民。塗炭遼禍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禍。三路出師。全軍伏沒。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逋逃者。監軍道高出胡加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于境上者。理餉僉國監軍牛維曜也。身生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升。

僉事者。終卜年也。無功則受上賞。遙制山海。乃圖卸担。不能戢和撫臣。以敗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通夷起衅者。奸璫蘆受也。以受之黨。伏復犯弑君之惡。漏網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御史江秉謙。劾職方郎耿如杞。以爲伺張鶴鳴之際于廷弼也。流言巧爲佐闔。構中樞而殺經略。甚于敵人。是以縱化貞于三岔。困廷弼于右屯。及廣寧二十二日。已失矣。匿不以聞。猶曰化貞二十三日。領兵對壘。西虜率衆助兵。假塘報以喧朝端也。宜立賜斥。聖諭經

撫不和。官民塗炭。深切驚憂。張鶴鳴慷慨視師。江秉謙等妄言淆亂。已從薄罰。今又黨瀆。不恤國家。法難輕貸。是時鶴鳴必欲殺廷弼。宥化貞。而劉弘化等斥其奸悞云。鶴鳴又捕遼人劉一燾。鍛鍊奸細。坐以原籍南昌人。因之傾首輔一燦。而大司寇王紀執之內。批紀黨奸。削其籍矣。二年八月。經略王在晉曰。自昔守遼。議兵十八萬。守廣寧。議兵十三萬。此臣總理三部時所查數也。宣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設選班赴防之法。優其內顧。限其徵發。已得我心之同。

然大約非西兵不可用。非浙兵不可守也。總督行邊王象乾。經略王在晉。以撫賞西虜爲務。臺臣夏之令。施樑沈猶龍。省臣賴良佐。劉弘化。京營余懋衡。訟言夷堅難厭。虜性難馴。下部議曰。廣寧之遠。虜糧三十萬。俟其旣伏城而與之。挿漢哈喇慎。二十萬。俟其滅奴而與之。每歲約二十萬。而流賞。坐賞。添賞。零賞。額賞。皆在其中矣。大學士承宗孫曰。臣與通撫王國楨議。平時旣以萬人拘攣一撫。臣而捉其手。一旦有警。恐萬人不足護一撫也。總督建牙地。應兵三萬。而

僅萬二千。漢夷健兒。似有隱憂。弁流亦當精簡。勿分
啖于一盂。葉震生。惟中之畫也。遵化親丁二百多。飛
揚不減密之夷漢。過灤州。有土兵一千。月餉三錢。而
各族有貼。則灤之土兵。可爲獨美。建昌兩副將。裁其
一。以杜應魁填之。劉昌胤之西兵。可還三屯。歸馬世
龍練之。石匣歸孫祖壽練之。昌平增萬人。屬白慎修
練之。通州止設一帥。屬張士顯練之。在沉雄博大端。
謹精詳之大臣。力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
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龍。用西虜。爲虛活之著。其戰具

在關。而其提掇全鎮之精神。在關以外。身爲遼事者。必自枯于遼。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矣。乃舉魏雲中。張撲。邵可立。岳和聲。閔宗德。沈。柴。孫元化。閻鳴太。袁崇煥。王之采。王之臣。李三才。諸人。然又曰。在晉博大之未能。鳴太未滿八分。亦不諱云。是時在晉議築牆八里。鋪迄芝蔴灣。截關外而守也。承宗曰。西虜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

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爲夷虜。關城數萬之流
冗。豈可忍其盡爲溝瘠。而方且釋急計。興緩工。如寧
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
虜之幕場。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
遠于關。於是自請以身備行間。不量綿力。上覽奏
而大喜。曰。卿親往督師。封疆有賴。深用嘉慰。卿便以
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功有次第。卽
召還朝。關防勅書。所司速給。十一月大學士承宗。察
將吏汰褫十八人。取用營將三軍。凜然乃稍知師律。

其叅將等官則有倪宗業。翟從義。盧升。徐應垣。查國寧。郅動。鄭其心。周文炳。中軍千把總則有高第勳。宋德隆。許國運。許國元。張承恩。段天祐。衛之屏。蕭九龍。楊如松。蔡應魁。楊禮。郅繼先。馬光先。陳九功。胡尚義。張其偉。洪琦。孫承恩。尤福科。劉朝用。金煉。張加第。毛國華。陳應奎。譚正言。崔繼泰。劉永壽。陸之英。劉天祐。柳遇時。山東京班都司王家棟。材官則俞泰亮。陳應元。王文炳。張弘弼。董大勝。劉天吉。馬成龍。曹惟肖。水又文科。王光爵。張桂。王綱燦。郎國華。牛允中。叅將滿桂。高見。守備蕭升。馬士驎。三年正月大學士承宗部署大將。請罷監軍。略曰。馬世龍管中部。節制三部。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部。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部。以石門路隸之。蓋以朝議暨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邊之大吏攬其權而

監之曰兼併。以邊之平交。徂其名而監之曰橫侵。昔
馬隆之討河西。聽臣自任。狄青之討智高。龐籍請勿
遣侍從副之。杜黃裳薦高崇文。勿置監軍。今可併于
巡關省一官。可省諸將千百端之曳掣。鵠印龍阿。自
上予之。而庸將不能用。懦將不敢用。矜長自用之文
臣。各有私人。不容其用。前者河東之道臣。擁兵而扁
舟魚海。近者河西之道臣。抗顏而匹馬雄關。文吏之
謹詳者。尙圖自守。而負一種發揚蹈厲之氣。踞韜韞
上。且以爲不圖上方略。不足以明壯猷。熟見習聞。若

大將之命懸于其手。而勇健半銷。唐裴度欲一諸將之心。宋蘇轍欲養天下之氣。臣愚謂勿奪其尋常應付之權。三月內閣承宗略陳部署將領奉旨卿勦守機宜。悉有成算。朕方睠焉。楊嘉謨。孫諫。王世忠。趙德。李承先。賀謙。祖大壽。劉定邦。胡伯顏。倪承業。徐應垣。查國寧。曾之甲。左輔。尹應聘。周文炳。王家棟。邵勳。高國楨。翟從。胡繼寧。金剋。方裕倫。朱文用。徐璉。劉思中。應斗。張景珍。諸葛佐。周鎮。姚與疑。劉元盡。李重春。尤岱。蕭升。尤智。楊如松。劉永壽。丁國用。張本錫。尤智俞太亮。路無寧。邵紀先。許國。張桂。牛允中。盛忠。劉昌胤。陳應元。曹世寧。殷雲昇。王綱燦。李平東。張守禮。吳鳳勝。董文勝。鄭一鄰。余化龍。藍相。王勣。戴天寵。張弘弼。彭守印。張承恩。譚正言。朱平。高棟。竇成功。洪琦。高攀桂。徐之俊。卜文璜。衛文屏。王光爵。水文科。毛國瑞。

楊啓元。七月大學士承宗奏心不一。難共計。氣不振。難圖功。具不備。難定謀。機不起。難乘便。奉諸臣之教。凡所爲指摘臣者。臣得執以指摘道將。所畫五部車營。總馬步二十四營。騎兵五萬一千人。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人。七鎮更番。約以萬人。分所賜帑二十五萬。臣坐差官徵發之。自爲統領。量無塞責。八月兵部覆巡撫閻鳴泰疏曰。撫臣議守者。恢局也。第恐奴以欲取姑舍者。餌我。我以無所不守者。自疲。因定三策。其曰正着。卽樞輔五部之經營。其曰奇着。虛着。卽樞

輔三方之布置。閏十月孫承宗報守關大略曰。臣自山海抵八里鋪。兵民可六百奇。抵中前所。爲朱梅楊應乾撫反青者。兵可千五百奇。高嶺站兵當三千。抵前屯。趙率教獲田可千七十頃。兵民可六萬。王牧民撫虎酋于此。抵中后所。魯之甲撫哈喇慎諸部。抵中屯所。王楹兵三千。未幫可百餘頃。回思春抄經過。慢幕墟坳。短檠牆角。今縫弁交錯。不覺潛然。過曹庄抵寧遠。祖大壽司版築。汪翥司審造。徐應垣統合兵民數萬。生氣鬱然。必爭之地。高見賀謙方登元李應魁。

各分一面。田可千五百頃。抵覺華。遍歷洲嶼。唐城遺址。其肥可屯。次陽泉至望海臺。足堡萬人。蓋虜不以飛榜望洋。而海口沙船游御史。唬船以習風汛。返寧遠。抵葫蘆套。憩安山與勝山。可當關門。立關城南。從望海北接首山。其險可據。其衍可堡。帑百萬。築城邊二十里。山海在重垣之內矣。初臣議守寧遠。羣駭爲虛。恢今關以外爲名城者五。內堡者七。俱已填實。邊堡者十有七。亦半填之。復遣滿桂。毛元儀圖其情形。內極紅螺外閱蠟子。天之啓基也。未絕之胡雛。未定

之屬國似有可因。惟此數十萬之遼人。恩結之不住。威劫之不來。天畱子遺。填茲遼懦。買田而屯。造地而業。必不能。臣以安插於前屯寧遠。去關尙近。今東者扣邊。西者裁道。若曹旣容。而臣憂更大。關內人浮。關外地浮。必播土乃食土也。鑄錢煮鹽。賈舟因物情而治牛種。俱爲儲算。不此之計。以不出關爲守關。以安又遼人爲強迎。以經營寧遠爲冒險。棄屯墮築。離守銷戰。何以因汚而成隆矣。又曰。自八里舖至寧遠。步步爲實。而于寧遠。特不欲先侈大局。密令諸將任事。

以待兵成而舉。簡練不精。兵必不出。而關外敗垣荒
野。安集爲先。每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以流
官有風力者。訓制兵馬。初不敢驟爲嚴。今不敢槩爲
寬矣。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輔樞承宗簡練士馬。至通
州。以祝釐孔邇。陳乞面奏機務恢復之宜。時內閣
廣微附忠賢。芟刈朝臣甚棘。中外謂之二魏。嗾高陽
之還。忽造蜚語。輔樞領精兵三萬。掃除君側之奸。
忠賢落膽。亟傳嚴旨。承宗擅離信地。其速還關。差
較尉八人坐職方署。如過午時。兵部堂司皆予重譴。

廣微大怒。嗾臺官劾輔樞者。卽王敦李懷光也。罪臺
崔呈秀。黃緣復官。首疏建白曰。承宗罪人。當罷。厥監
忠賢。築肅寧城。勞臣也。當敘。有旨。忠賢蔭都督承
宗。會議之。職方郎官方孔炤。執不覆蔭。而畱輔樞畢
春防事。另議代。于是阻其媚端。逢其殺械矣。五年八
月。毛文龍薦王化貞監海軍。有追論甲子停刑。繇延
弼賄者。適蔣應陽妖書發。遂決廷弼。傳首九邊。六年
正月。寧前兵備袁宗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
日。大營達子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攻西南

城角。我用火炮擊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
釜鑿城數處。崇煥練柴灌油。并攬火導。用鐵繩繫下。
燒走之。二更時。選健丁五十名。縋城而出。用棉花火
藥。將達賊戰車。盡燒毀。奴賊在西南離城五里。龍宮
寺扎營。約有五萬餘騎。貯糧俱運至覺花島。遣者焚
之。近島海岸水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捷音至。上
勞之曰。袁崇煥血書示衆。籌運師中。滿桂趙率教。矢
心奮勇。從優陞敘。賁以十萬金。時太監劉應坤陶文
紀用等。聞報欲援之于右屯。崇煥曰。勿發援。援來卽

敗矣。孤城無援。士心益堅。崇煥肅清城中。喧嘩動走者。斬之。賊登山望見。城內大靜。遂駭之。竟以退虜。居無何。東廠又捕武長春。以爲賊細也。有旨嘉魏忠賢殊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于是科臣黃承昊曰。遼人驅出之關外。勿生其心。崇煥曰。藉遼人以收遼兵。裨于軍實而已。六月。收掩抄花。殺掠荼毒。白嘛喇領其衆來歸。以二千計。督師王之臣。譯審而安插之。七月。總督王之臣善趙率教之能。袁崇煥善滿桂之能。具別二帥之參差。勅大司馬議。專趙率教于寧遠。專

滿桂于山海關。時北地淫雨爲災。袁崇煥曰。山海內
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筭。軍馬路處。死病相連。中前禾
黍。狼籍波濤。前屯中後右復然。糧草皆飄蕩如洗。堦
苔積滑。竈已產蛙矣。上命速賑恤修築之。十月兵
部因遼撫袁崇煥之請馬也。核其事曰。自奴叛以來。
費馬不貲。多銷帑金。似乎該鎮馬價。獨有存畱。而遼
固舊有撫賞錢糧。原出大司農。年來西虜要挾。無歲
不增。臣部因假鎮馬以助之。增至三十六萬餘兩矣。
司農旣忘撫賞之深爲分內。又不顧馬價之已踰額。

外卽就八大營五大營二家。臣部已出二十七萬餘兩。除該鎮馬價十一萬之外。誰非從他鎮額內那借者。他鎮每年愆期。臣部方有醫瘡剜肉之憂。而撫臣問馬于馬。不意遼焉之已變爲賞。并他鎮馬之亦變爲遼賞也。山海關太監劉朝以關外情形聞。盛稱厥臣魏忠賢矢志滅奴。詛盟潜格。天譴老奴。愍于八月十七日自斃。功莫大焉。兵部爲覆得旨。奴酋奪魄而自殲。甌脫漸收。而可墾斥候益遠。堂粵繼安。皆厥臣魏忠賢精忠報國。勝算籌邊。士飽馬騰。屢資輸助。

師武臣力盛。借提衡。惟朕釋東顧之憂。實賴爾獲自天之禱。今特晉爾階太子太保。肅寧伯良卿。爲肅寧侯。世襲歲加祿米。照舊錫之誥券。與國同休。巡撫袁崇煥上言。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一心死守。令其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

今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
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天下事固
成于有所固。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
能任。如班超馬隆虞翊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
爲。故成功。惟漢最。唐安史之亂。蹂踐長安。而不敢窺
澤路。則在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又曰。客調之
兵。豈第不能爲援。而先已爲遼之擾。恐兵一撤而事
生。誰執其咎。然遼乏倚仗而已。縻各邊之物力。應破
成例而放之還。卽召遼人以填實之。十二月督師王

之臣奏議。據廣寧以窺河東。定軍營以固根本。調班
兵以亟修築。分兵民以安地方。設道臣以清屯馬。合
水陸以張撻伐。用西虜以蹙東夷。合關寧以通脈絡。
集衆思以廣忠益。絕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
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
七年五月十一日。奴提兵十萬至錦州。扎四營。車梯
挨牌畢具。先攻西北。太監紀用總兵左輔。副帥朱梅
等堵之。矢石火砲交下。奴退舍五里。有旨滿桂出
援。而以李嘉訓領昌兵。錢中選領津兵。王健領保定

兵出關策應。二十二日滿桂兵至筑籬山。遇賊衝擊而却之。二十八日奴四王子樹白龍旗。設大帳。望灰山首山連山南海而營。大將尤世祿孫祖壽等。叅將彭纘古等。舉西洋火砲擊碎之。奴長子召力兎碑勒。其子浪蕩寧谷碑勒。中鳴鏑死。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大衄而遁。錦州圍解。寧遠之圍亦解。滿桂之力多也。捷聞。詔曰。夷氛甚惡。賴厥臣指授方略。深中機權。特封弟姪一人爲安平伯。頒御前五萬金。以犒將士。

職方氏論曰。遼東實有遼東西地。冀東北分幽州。卽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分營州。卽岔河以東之地。渤
海碣石之外。一大都會也。古設郡縣。國初奠金陵。視
爲餘徼。北平丕基仍之。惟立自在安樂二州。處降夷
于中。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
兀良哈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三岔河南北。亘數
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故遼北京中京
也。林蕨豐蔚。更饒魚鮮。委以黎虜。遂進腹心。限隔東
西。守望勞費。成化中。邊臣屢議截收。竟不能復之。東

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西虜鼠竊狗偷。大寇亦鮮。馬
端蕭升文。命羈縻。不崇朝而安輯者。數百族。乃讜謀
弗獲。見戕于佞倖。而陳鉞別受願指。妄談奉斬。我詐
爾虞。日滋邊釁。轉輸孔棘。金復海蓋。寧遠東西諸屯。
政亦侵假而湮頓矣。夫麗江之珠參。長白之貂珥。詎
不足以懷音。而貪夫外牟。儒將內媵。粉飾太平。競驅
仕國。文濡而武猾。莫遑薊若。跋跋爲交游之權寵。口
含手植。閫外殆奴。夫治非一日而治也。亂非一日而
亂也。隆萬以來。夷運屏阨。李成梁疊策殊勳。豈知薪

膽積奮于旃裘。蛇豕薦交乎戟鉞。權璫一起。萬衆携
心。六堡雖恢。二虜已穴。馳虎進狼。矢于志滿。所以黷
寬之棄地。多戮漢人。界石頻遷。老女多舌。七宗之惱
恨無因。四路之出師可愕。夫使杜劉諸宿將。帶甲十
數萬。渙汗大號。厲氣循城。豈憂哈赤哉。兵垣吳亮較
賂。政府如疣。馬上紅旗。一朝而殞于鋒鏑者。海內之
精銳大略盡矣。清撫開鐵。戰而不屈。瀋遼屈而不戰。
廣寧之壘未交。而隔河之風先潰。兔墩間掠。輜重如
山。推究其敗北。我未之前聞也。宋李綱有謂邊政之

盛衰關乎中朝之氣習。至言哉。熊

延

王

化

雅足將材

分騃自能疏拊。而緝緝幡幡。強其鑿枘。又不幸而樂其敗。升天墜淵。判在呼吸。借封疆以報睚眦。本兵心事。不可以對錄九廟之靈矣。關外見聞錄。不亦侃侃其畫之耶。三方布置。非謂虛張。而度量弘深。則高陽

孫承

宗之請纓爲最。踦距而當紫塞。何如伴食而晉黃

扉。樞輔毅然單騎。此山海以外。何等時也。皂囊押至。廷工股弁有臣如是。舉寧遠之甌脫。屯練有加。比及三年。雖受讒而退。而人承其緒。將戴其猷。誰之力也。

彼其之子。以老奴鬼錄。歸功咒斃。遂縮通侯。而樞輔
六防積捷。槩不膚奏。曰大敵未屠。烏用是驕惰我軍。
實耶。寺人聽之。碩人在陸。鄒忠介元標有言。朝臣和衷。
天地之和應之。嗟哉。媚嫉未消。人材暗困。征調已空。
加派無日。醫巫閭之禪望。所經宵旰者。抑未央矣。